

青龙河——书写漓江上源亮丽诗篇

□蒋志富 文/摄

在广西桂北绵延不绝的莽莽群山中，有一条贯穿湘桂粤，经兴安古灵渠直达“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桂林灵川大圩古镇，又经漓江通往梧州、广州的陆路古商道。它如一条灰色玉带镶嵌在绿意盎然森林繁茂的海洋山脉中。它兴起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和民国初期，素有“南方丝绸之路”美称。它，就是闻名遐迩的“湘桂盐马古道”。随着世事变迁，它已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如今保存得较为完好的，只有灵川县灵田镇永正古石桥至长岗岭“三月岭”那段古道了。

我可爱的家乡，就有幸坐落于古道往东约4公里的地方。我笔下的这条小河，紧紧依偎着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经辗转，从此道坚固的石拱桥下缓缓流过，之后一路与多条小河相汇，最后融进让全世界人民都痴迷的漓江。

我家乡的这条小河，是古商道繁忙与兴盛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那时，特别是明清时期，每天都有众多官差驮马在此驻足狂饮，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商旅行人在此停歇消渴解累。不幸的是自湘桂公路、桂柳铁路修通后，这条古道“官马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只能封存于人们逐渐淡忘的记忆和那业已发黄的史籍中了。好在不管怎样变迁，我家乡的这条小河始终在它脚下，活力张扬，日夜不停地流淌着。

说她是条小河，倒不如说她是条小沟或许更为确切些，因为对于山外人来说，特别是看惯了漓江的人来说，她的主干尚不足漓江的十分之一抑或二十分之一，且河床最宽处顶多10来米，对于一名世界跳远冠军来说，或许一跃就能到达对岸。然而，偏偏这条极不起眼的小河，却给我和家乡亲人们演绎出几段亦悲亦喜、亦哀亦乐的故事来！

一、水患民殇

青龙河，从绵延数百里人迹罕至的海洋山脉东北麓清涧峡谷中走来，绕过村庄与另一小溪邂逅融为一个共同生命体，然后往西而去。像鸾凤筑巢一样，祖先们选择了一处紧挨主干和枝杈上方并不宽阔的平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由明代中兴时期一户人家繁衍生息，逐渐发展到现今30余户200多人口的小山村。从村口相对低洼地带数百古树掩映下依稀可见的残垣断壁可看出，我的祖先们最初就落脚在此。据村中老人说，由于常遭洪水侵扰，后就迁移至现今的高山脚下，所以今天村民们大多依山而居。

然而，并不是搬迁就能免受洪水侵袭和困扰的，祖祖辈辈出出入入必经青龙河。在那生产力低下和人丁单薄的年代，河上架设的是“简易木桥”，用4根原松木在河中心一架，上面搭上4条长方木即为桥。简易木桥给村民们带来很多便利，可便利是短暂的，因为洪水年年肆虐，日久天长，用不了几年就被冲走，冲了建，建了冲，村民们无奈还是要依靠两尺多高的跳石来过河。

在我的记忆深处，印记着这样一个让人伤痛的故事。那是六十年代初，我家一个年纪尚不足30然而却极为孝顺的堂叔，为给老奶拿药治病，连夜冒着倾盆大雨，经三月岭古道赶往兴安高尚镇拿中药。马不停蹄往家赶，正遇上洪水齐腰淹没跳石，尽管十分小心，还是连人带药被卷进滔滔浊浪中。老奶因得不到及时救治，且因伤心过度，不几天便带着遗憾撒手西去。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是长大后，一位陈家大伯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一大清早，他一个人到河边看涨大水。由于连日大雨，河水横溢，浊浪滔天，青龙河裹挟着泥沙、石头、枯枝败叶，像狂龙似巨兽，怒吼着，咆哮着，翻滚着，奔突而来，让人心惊胆寒，头皮发麻。“河那边，你四叔一身焦湿，把药袋紧捂在胸前，急得像锅里久爬不出的老鼠。他想游过来，可实在水太急，只好一步一步小心心，踏着跳石过，然而一个跟跄，一下子被冲到十几丈外，不见了踪影……当时我一身都软了，直到今天还做着噩梦呢！”

那场大水，给我和亲人们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无独有偶，青龙河水虽不深，然而每隔三五年总要淹死一两个村民。信邪的村民就说，她是后山一条修炼了亿万年的蛇精变的，她要吃人，那是因为饿了。这说归说，咒归咒，但在强大的洪水面前，人类不过是蝼蚁蚜蝻，终究是渺小无力的。真是：

似魔非魔
似虎非虎，
杀生不用刀
吃人不吐骨。

二、血和泪

在村民骂骂声中，青龙河也跟共和国一样，经受了不一般的苦难和伤痛，留下了不少饱含辛酸的血和泪。

我们不说那“精神万能论”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在今天人们看来是如何的荒唐、滑稽、不可琢磨；也不说那灭绝人性的“文革”时代，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多么大的扭曲、创伤和戕害。



▲青龙河源头之一的珍珠瀑布

单说我那当时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生产队队长的父亲。他在当时党中央“超英赶美”、“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口号感召下，在“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旗帜指引下，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你追我赶，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浪潮推动下，带着豪情万丈、气冲斗牛、急于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村民们，浩浩荡荡融入“全党全民大炼钢铁”洪流中。于是乎，村民们一边美滋滋地享受着“大锅饭”的幸福，一边大方拿出家中铁锅、铁棒、铁剪、铁锁等但凡与铁器相关联的物件，光光荣荣地投进到“土法炼钢”中。“没有煤，怎么办？”“山上有的是树！”说时迟，那时快。于是乎，上百名村民大大小小老幼幼男男女女能上山的一个不落全部上山。一时间，上百年甚或上千年的古树齐刷刷地倒下，数百年甚或上万年的山林死在刀下；十多座炼钢炉烈火咆哮。一座座青山变成了秃毛鸡，一道道山梁被毁了容颜；无数的生灵在哀鸣，千百年的古树在啼血。青龙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小沟”，流淌的只是细流涓涓。她那萦绕了千万年的歌声，在此时，戛然而止；那清亮圆润的歌喉，在此时，一片哑然；那舞动了千百年的美丽腰肢，在这里，突然断裂！

据我父亲后来回忆说，“六零年那年，全村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不得浮肿病的。你妈妈那时正怀着你，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你大哥翻过几座山，摘了两袋杨梅，打了只小山羊，才保住了性命！”

三、生机

随着时代的推移，青龙河和她两岸共生共息的生命体——群山，慢慢得到休养生息，元气渐渐得到恢复。山阴润起来了，水丰腴起来了！那沉寂多年的歌声，又开始动听地萦绕在亲人们的耳畔；那圆润清亮的歌喉，又恢复了往日如百灵鸟般婉转清晰的嗓音！

如果从村口沿河岸水泥路，漫步而上，到达水库大坝，你一定会觉得是到了仙境。首先是花丛里、树林间、土壤内、水汽中各种不同的清香和气息，不管你愿不愿意，一股脑儿从四面八方向你袭来，浓郁的、清淡的、轻浮的、暗涌的，俘虏了你的肺、侵入了你的脾，牵住了你的魂，涤荡着你的心，让你透骨刺髓，让你烦恼顿无。你看那蓝蓝的天，空灵纯净，悠悠着几朵白云；白云下面翠色葱茏间，萦绕着片片薄雾，似白羽、似轻纱，似小曲在轻哼，似清新的小诗飘逸



▲流经的古村阳头生活码头

在白色的信笺。再看那清冽的水面，晶莹剔透，圣洁澄明，雾气在蒸腾，氤氲在弥漫，如梦如幻，如云如烟。让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孟浩然那“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及李白“飘渺兮

绵，见游丝之紫烟”等佳句。此时的感受，若借用唐代张九龄赞美庐山瀑布“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诗句来形容，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绿水青山踏歌行”。看到这样的景致，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进到那高大茂密的树林间徜徉。其实大可不必，在水库两边林荫道走走，你一样会享受到林间那特有的情愫。据桂林某院校一名专来这里呼吸负氧离子的教授说，这里的负氧离子比起市区来，起码高出20至80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纯“氧吧”。与此同时，在那高大的松树和茂硕的阔叶林间，时不时传来众多鸟儿不同的欢叫声，或低吟、或浅唱，或急促、或轻缓，或长歌、或短啼，或婉转、或悠扬，不一而足。正想着“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当儿，突然，一群鸟儿欢叫着从头顶快速掠过；远处茂林里，一对追逐嬉戏的“钻天杨”，突然窜上空中，倏地一下消失在绿波间。看到这一切，你会觉得这里愈发静谧！

在水库南岸山脚边，有一家村民自开的山庄，那用原杉木建成的2层小木楼，掩映在高大的树丛中，在几朵或黄或白或红的野花点缀下，极像七个小矮人生活的童话王国。听说这里每天有三四十号客人来游玩，多时一天能达200多人，他们徒步到深山峡谷观景、玩溪、赏瀑。末了，大多数直接回桂林或灵川，只有少部分在这里停留用餐。

在水库两边，你还会看到有那么六七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是这里的常客，他们长时间安静地坐着，抑或两小时，抑或小半天，抑或到天黑。饿了吃点自带干粮，或到山庄里热一热一大清早从家里煮好带来的饭菜，再加点小酒，那惬意的神情，就是神仙也艳羡。他们就是从城里来“过有意义生活”的钓鱼者。正如他们所说，他们钓的不是鱼，而是通过钓鱼“延伸自己极有意义的生命”。你看，

除了一些受重伤的鱼拿回家外，其余的他们全都放流到水库里。在返回的路上，从高处往下望，你会看到满田垌上那一溜溜梯田连片蔓延的绿色棚架，架上爬满了绿叶葳蕤的“黄金百香果”藤蔓。正是开花结果时节，一个个毛茸茸如玛瑙般乒乓球大小的嫩果，吊在藤叶间，眨巴着青澄的绿光，煞是惹人喜爱。

看到两岸受自己孕育出的肥沃土地上满是葱茏、繁盛和希望，看到喝着自己甘甜乳汁生活的村民们生活一天天发生巨变，青龙河如释重负。她一路欢笑着，歌唱着，轻快地奔流着，去书写漓江、珠江乃至大海那更加亮丽的诗篇！



▲受青龙河孕育的肥沃土地上满是葱茏和繁盛

◀古盐商道光华隐约其中